

# 皇 太 极

杨立平 著

上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章 虎父横行黑水白山

一、神鹰后裔从血泊中奋起 ..... (3)

    努尔哈赤像发狂的雄狮，仗剑策马直驱阵前，  
    声怒喝如同惊雷乍起：“谁来杀我！”

二、丰乳肥臀的福晋们 ..... (23)

    云收雨歇，努尔哈赤喘息着说：“我就是要你们  
    多多地给我生儿子！”

三、八大明珠与五虎兄弟 ..... (37)

    努尔哈赤微微一笑：“妇人之见！八大明珠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我的五虎兄弟呀！”

四、用爱女换来个卧龙先生 ..... (64)

    抚摸着爱女的长发，努尔哈赤心头微颤：“为了女真大业，只好委屈你了！”

五、姐妹易嫁的叶赫少女 ..... (93)

直到生米煮成熟饭，努尔哈赤才明白，昨夜自己  
搂着的，其实是新娘子的妹妹！

第二章 马背上的少年皇太极

一、是皇太极，还是皇太子？ ..... (115)

叶赫少女生下的这个男孩，在努尔哈赤心里分  
量不轻，他沉吟半晌：“就叫皇太极！”

二、九部联军吵不醒建州王的酣睡 ..... (144)

努尔哈赤拉住半裸的福晋不放：“管什么九部联  
军？先快活快活再说吧！”

三、汗王父子有个小秘密 ..... (168)

努尔哈赤孩子般地向皇太极眨眨眼睛：“不许跟  
别人说，要不我杀了你！”

四、堂堂王叔比不上几岁的侄儿 ..... (184)

皇太极看着痛哭的母亲，十分不解：“额娘，舅舅  
他们为什么要派兵打我们？”

五、真是白占红颜多薄命吗？ ..... (203)

皇太极的小拳头悲愤地捶打着母亲的灵柩：“我

## 目 录

要为额娘报仇，我要打出女真的天下！”

### 六、科尔沁草原的俏佳人 ..... (221)

皇太极只觉得血脉贲张，他呼呼地喘着粗气，口中念念有词：“真是仙女下凡……”

### 七、大阿哥，别怪兄弟心太狠 ..... (238)

看着大阿哥褚英在父汗面前的可怜像，皇太极恨了狠心：“这都是你咎由自取呀！”

## 第三章 挥向大明的第一刀

### 一、抚顺城换了后金旗号 ..... (273)

努尔哈赤情绪激昂：“从今天起，向大明俯首称臣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 二、四贝勒的怪招 ..... (301)

干辣椒燃烧后产生的浓烟，呛得明军涕泪横流，八旗兵乘机大举进攻……

### 三、紫禁城还在沉睡 ..... (318)

万历皇帝推开裸裎相见的宫娥：“努酋，朕待你不薄，为何不让朕过几天安分日子？”

## 皇 太 极

### 四、四十七万问罪之师 ..... (340)

大明终于被激怒了，四十七万大军铺天盖地驰向辽东，一场恶战就要展开……

### 五、好一个智勇双全的八阿哥 ..... (356)

皇太极银枪一举，一马当先冲了上去，身后卷起了滚滚烟尘……

### 六、萨尔浒成了一片血海 ..... (366)

好端端的一个萨尔浒，顷刻间竟成了杀人的屠场，只杀得天昏地暗、鬼泣神愁！

## 第四章 伐金明军全线崩溃

### 一、儒将原来不堪一击 ..... (391)

没等“风流儒将”诗兴发足，从不读书的“虏骑”就让他麾下的数万明军变了冤死鬼。

### 二、这一次皇太极犯了错误 ..... (407)

努尔哈赤暴怒：“四贝勒是想学关云长义释曹操吗？叫他跪见！”

### 三、明军兵临后金都城 ..... (426)

后金大军前方屡屡得胜，却没想到明军中也有

## 目 录

高手，竟分兵偷袭他们的老巢来了。

### 四、督师大人的一场恶梦 ..... (435)

督师杨镐猛然惊醒，那可怕的梦境让他冷汗淋淋：“天哪，那是四十七万冤魂呀……”

### 五、毁了勇将刘大刀 ..... (452)

刘大刀目眦尽裂，状如疯虎地冲进敌阵：“拼一个够本，拼两赚一个！”

### 六、朝鲜元帅倒戈易帜 ..... (472)

助明伐金的朝鲜元帅一战未交，竟被八旗的气势给压倒了：“降，降，我们愿降！”

## 第五章 草高马肥好征杀

### 一、铁骑踏碎古城开原 ..... (483)

皇太极听着远处战马嘶鸣，心头一阵浮躁：“父汗何时再次兴兵伐明呢？”

### 二、纸糊的铁岭重镇 ..... (493)

皇太极接过父汗的令箭，壮志满怀：“天下还没有能挡住八旗铁蹄的雄关呢！”

## 皇 太 极

---

### 三、水陆并进夺沈阳 ..... (516)

八旗兵将狂叫着：“杀进去呀，沈阳的小娘们俊  
着哪！”

### 四、辽东经略血溅孤城 ..... (542)

宝剑横在脖子上，袁应泰泣不成声：“万岁，臣孤  
城难守，只能以死殉国了！”

### 五、临危受命的熊廷弼 ..... (556)

拜别了圣上，熊廷弼如同奔赴刑场一样慷慨悲  
壮地踏上了去辽东的路程。

### 六、战争，谁为你喝彩？ ..... (576)

皇太极宝剑轻轻一递，那刚才还喊着要给父兄  
报仇的小男孩便再也不会说话了。

### 七、后宫，皇太极的第二战场 ..... (590)

皇太极喜欢后宫这个调调，战场上所向披靡，闺  
房里他也要同样无往不胜。

### 八、被出卖的广宁城 ..... (604)

那奸细支支吾吾地说：“城破之后，只求大人把  
窑子里那个万人迷赏给小的……”

## 目 录

---

### 第六章 大清国的第一位天子

一、安得猛士守四方 ..... (631)

北京城里的朱皇帝叫起苦来：“满朝的文臣武将，就没有一个人能为朕分忧吗？”

二、英明汗的终结者 ..... (653)

宁远城下，身负重伤的努尔哈赤气急败坏：“袁蛮子，我就是变成厉鬼也要报此大仇！”

三、谁是下一个汗王 ..... (675)

努尔哈赤被上苍收走，后金国悲声震天：“老天爷，再赐给我们一个英明汗王吧！”

四、皇太极终于登上宝座 ..... (707)

大贝勒代善毕恭毕敬：“八弟放心，这个宝座我不会同你争，也决不让别人同你争！”

五、新汗王的香艳后宫 ..... (730)

刚出炉的汗王皇太极发愁了：“娇滴滴香喷喷满宫的佳丽，今晚该把雨露洒给谁呢？”

六、从后金到大清 ..... (747)

## 皇 太 极

---

皇太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清，多好的字眼，它才是我们最好的国号呀！”

### 七、锦州，皇太极的一块心病 ..... (763)

锦衣玉食、娇娃美娥，全都医不了皇太极的那块心病，锦州，该死的锦州！

### 八、壮志未酬的袁崇焕 ..... (778)

袁崇焕长叹一声：“看来大明气数已尽，我袁某也只能做一个殉国之臣了！”

## 第七章 带着遗憾走了的清太宗

### 一、难得天伦之乐 ..... (799)

九阿哥福临径直走到御座前：“皇阿玛要赏，就把它赏给儿臣吧……”

### 二、塞外都城酒绿灯红 ..... (811)

庆功宴上，大清天子龙恩浩荡：“今夜不拘君臣之礼，全都随意，随意！”

### 三、为了大清，朕戴这顶绿帽子 ..... (827)

洪承畴大惊失色，昨夜以色相前来劝降的娇娃，原来竟是大清天子的爱妃！

## 目 录

---

四、大明这棵树，还经得住朕几斧子？ ..... (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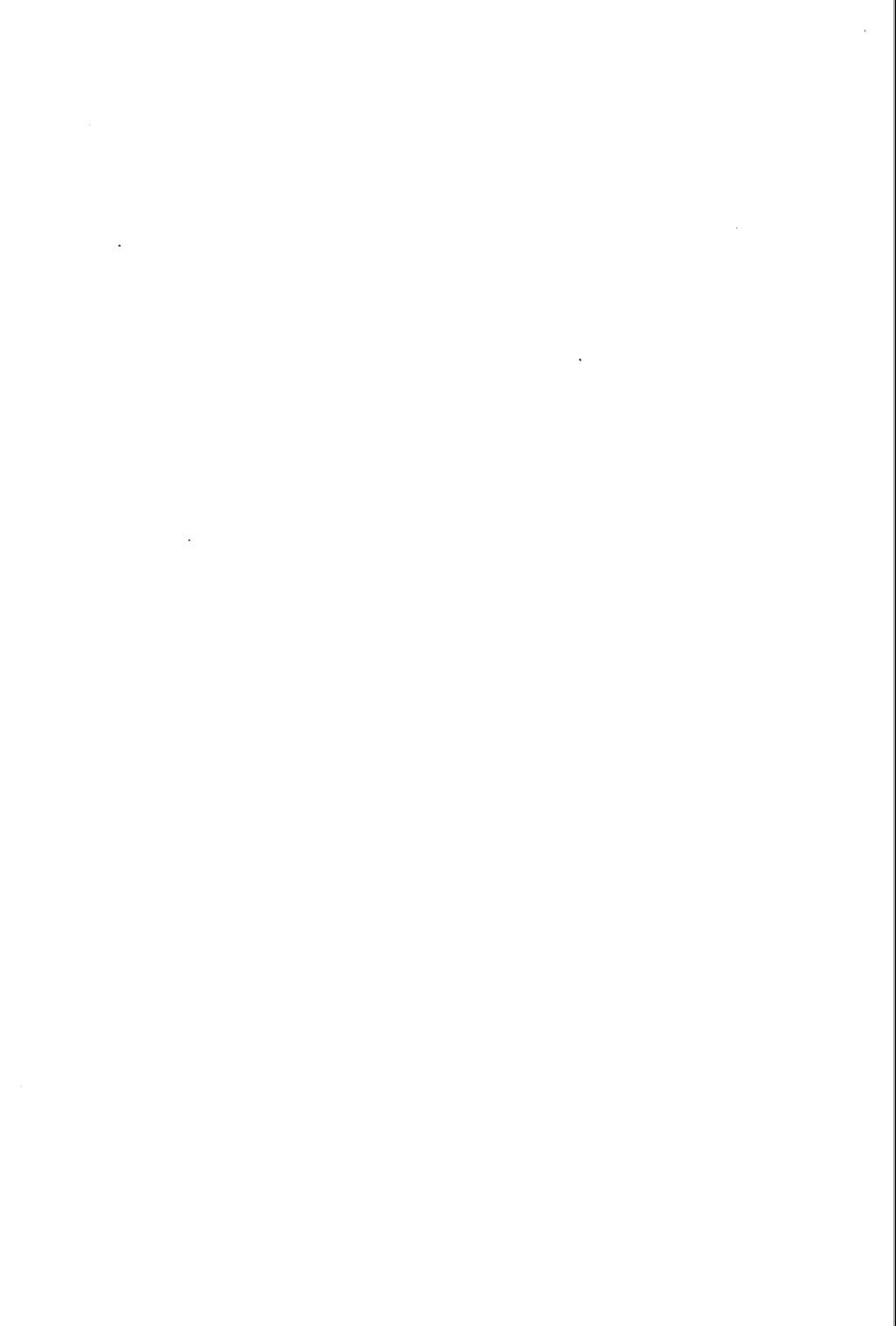
    望着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中原，皇太极得意洋洋：“朱皇帝，你该让位了！”

五、他没等到入主中原那一天 ..... (860)

    清宁宫里，昼寝小憩的皇太极一睡不起，带着入主中原的梦想，去见列祖列宗了……

第一章

# 虎父橫行黑水白山



## 一、神鹰后裔从血泊中奋起

努尔哈赤像发狂的雄狮，仗剑策马直驱阵前，一声怒喝如同惊雷乍起：“谁来杀我！”

悠悠弱水（黑龙江古称），巍巍不咸（长白山古称）。就在这群山环抱、碧水弯弯的地方，有一座古城赫图阿拉——这正是大清国的龙兴之地。

部族壮大了，人马增加了，小城赫图阿拉便显得拥挤不堪了。破旧的木栅栏和低矮的草房实在与声威大振的汗王努尔哈赤的身份极不相称。于是，在离赫图阿拉老城不远的烟筒山下，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空地上，汗王正命工匠日夜不停地修建新城，这座在建州史上空前壮观宏伟的城池就是山城费阿拉。

山城东南西三面均为崖壁所环绕，自成屏障，居高临下，正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北面为嘉哈河与硕里加河交汇之地，一片平滩，正好居住人口。为着兴基立业，扩展势力，努尔哈赤一眼便相中了这里。有史为证：《满洲实录》中这样记载：“太祖于硕里口呼兰哈达（注：“呼兰”为满语烟筒之意，“哈达”为满语山峰之意。——著者）下车南二道——一名嘉哈、一名硕里加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此外，又有《盛京通志》第十五卷记载，赫图阿拉“老城——（兴京）城南八里，周围十一里零六步，南与东各一门、西南、东北共二门，城内，西有小城，周围二里零一百二十步，东与南各一门。城内东有堂子，周围一里零九十八步，西一门。城外有套城，自城北起至城西南

## 皇 太 极

---

止，计九里零九十步，正西、正南、正北、西北各一门。”

《满洲实录》对费阿拉城只有“筑城三层，启建楼台”简单八个字的记载，未免过于疏略。事实是，这城池分内、外两重，用石块、泥坯垒成，最外一重用木栅栏围成了城垣，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八里之外的赫图阿拉老城。城外方圆约十里，是努尔哈赤的部将、军士、工匠等居住的茅顶草房，几近千户兵士和他们的家眷，城内则是一幢幢石砌木房，住着努尔哈赤的爱将以及亲族子孙，此外还有神殿、鼓楼、阁台、庭院，错落有致，有条不紊。而内城正中拔地而起的那幢飞檐式楼宇更显巍峨壮观。楼高三层，上盖丹青鸳鸯瓦，白墙彩壁，雕梁画栋，人物花鸟，栩栩如生。这便是汗王努尔哈赤的议政楼。

此时此刻，努尔哈赤正端坐在宽敞的大厅里，一脸的严肃，一双浓眉拧成了八字形。其实，这会儿努尔哈赤并不是遇上了什么烦心的事儿，他是在思考问题呢。可能是见惯了主子的这种神情，几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悄悄地退到了门旁。

“哎，这房里怎么有些凉嗖嗖的，是不是那火炕里的柴禾烧完了？”一个小阿哈抱起了双肩小声嘀咕道。

“别出声！”另一个阿哈朝抱着肩膀有些打冷颤的阿哈一瞪眼，其实他自己也冷得直搓手呢。朔外的野风刀子似的从门缝里钻进来，一阵紧似一阵，把房里的暖气吹得无影无踪。

“真冷啊！”努尔哈赤的心里也这么想着，只不过他的思绪已飞到了从前……

野外的坟场上，数百名爱新觉罗家族的子孙们，面对着祖宗陵寝，大放悲声，一时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哭声响在赫图阿拉城上空，响在苏子河畔的旷野上，撼天动地。看着觉昌安、塔克世、礼敦以及部中诸将士的死难，众人伤心不已，号啕恸哭。风传悲声，河水呜咽。白色的纸钱在萧萧秋风中漫天飞舞，白衣

白裙的萨满太太手持铃鼓，声嘶力竭地唱着跳着，为不幸遇难的将士们送行。

所有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孩童，都哭了，有的涕泪滂沱，有的捶胸顿足，还有的早已伤心欲绝而背过气去。表面上，他们是在为哭亡灵，恸逝者，实际上，他们是在哭爱新觉罗家的命运，在哀叹自己的末日。

这几乎是一场灭顶之灾呀！明朝万历初年，辽东女真各部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前夕，激烈的厮杀和明争暗斗、刀光剑影此起彼伏，令人防不胜防，措手不及。辽东大地上的女真，大体上分为三大部，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起初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到了明中叶以后，南迁至开原边外及辉发河流域等地，分成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野人女真又分为东海（指居住在黑龙江支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的滨海地区）女真和黑龙江女真。明廷为了加强对女真的统治，在女真地区设置了三百多个卫所，“因其部族，……封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并“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因此，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建州女真已由明初的“建州三卫”发展扩大成了建州五部——苏克素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和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朱舍呈部、讷殷部。而在当时这建州诸部中，以王杲的势力最强。这王杲曾“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前后杀指挥王国柱、陈其孚、戴冕、王重爵、杨玉美，把总温柰、于柰、王守廉、田耕、刘一鸣等，凡数十辈”，枭雄诸部，威振八方。这王杲何许人士？努尔哈赤的外公是也！王杲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称雄充满了暴发户的冒险与偶然。

据说王杲的父亲多贝勒原为五女山下的猎户，一次偶然的机会从虎口中救下了哈达部首领王中，王中知恩图报，便扶持多贝勒建寨古埒山。古埒山地处女真人通商抚顺、朝贡京师的要道，多贝勒占山为王，倒卖皮货，勒索行人，很快便聚众成势，骤然致富，再加上多贝勒精湛的猎术和武功，古埒山寨一时声威大振，这又引起了周边各地的妒嫉和明廷的关注。哈达部在王中死后，由他的侄子王台继为贝勒，这个王台野心勃勃又心狠手辣，为了压制和打击古埒山，王台暗中与明廷勾结，设计杀死了古埒山寨主多贝勒。而王杲则是这场劫难的幸存者，他审时度势，重又招集部属，抢夺敕书，把持贡市，趁建州女真内部混乱之时，再度雄起。随着王杲势力的强大，建州女真各部首领纷纷归顺于他，就连被明廷称为“市夷头目”、官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觉昌安也与六弟宝实率领族人投奔于王杲的旗下。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正是在这个时候做了王杲的部将，并成了王杲的女婿。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王杲自恃雄据建州，无视明朝边官，多次扰边作乱，非常嚣张。而卑鄙狡猾的明廷也视王杲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要除掉他。不久，机会便来了。这是在万历二年（1574年），王杲借口明廷边官敲诈勒索贸边，扣留属人，便大举进犯辽、沈，袭掠马市，并煽动建州各部及蒙古三卫袭扰边关，甚至将俘获的汉人剖胸挖腹施以极刑，明廷只得罢了辽东关市。这消息传到京师，急于朝政的明神宗勃然大怒：九年前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便已血洗古埒寨，并向朝廷禀明寨中所有人等一概被斩尽杀绝，无一活口，怎地到现在又出来了多贝勒的儿子王杲，并且王杲还有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阿台和阿海？这还了得！呸，不就是那些个茹毛饮血、不知天高地厚的女真人吗？能成什么气候？统统格杀勿论，省得烦心。

于是，一道圣旨悄然传给了辽东总兵李成梁，王杲和他的儿

子以及亲朋好友们绝对没想到，又一次灭顶之灾正向古埒寨袭来。自然，荒淫而昏庸的明神宗也绝对想不到，他轻易地下此圣旨，结果犯了一个朱明王朝的祖先绝对不能饶恕的大错误！

作为王杲的追随者，觉昌安父子也有自己的打算。一山难容二虎，王杲在建州称雄一天，便没有觉昌安父子的出头之日。尽管他们之间有着姻亲关系，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家族利益面前，父子之情、翁婿之份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了。命运的煎熬使人们对亲情变得有些麻木不仁了，因为他们各怀“鬼胎”，彼此间早已是貌合神离，暗中提防了。

大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六万大军再一次包围了古埒寨，王杲在激战中乘隙脱逃，潜入了哈达人的寨子。但在明军密如天网的搜捕下，王杲被哈达部首领王台父子出卖了，成了明军刀下之鬼——他被明军解押到京师，被枭首于槁街。李成梁心里松了一口气——这回总可以向皇上交差领赏了，而明神宗则兴奋地大叫着：“让那些可恶的女真人都去死吧，朕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快乐似神仙了！”

其实，明朝的皇帝老儿高兴得过了头——有道是“物极必反”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怎么可能会高枕无忧？除非他自欺欺人，整天只躲在深宫大内，充耳不闻那辽东境内发生的事情。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王杲的儿子阿台和阿海招集了残兵败将重新开进了古埒寨，继续与明廷对抗，当然，他们对出卖父亲的哈达部也耿耿于怀，咬牙切齿。兄弟二人不仅加固了古埒寨，而且在古埒寨一侧地势相对平坦、毫无险要可据的地方修建了莽马寨，使两个寨子互为犄角，前后呼应。

这一时期，辽东大地的政治舞台上又形成了新的力量组合。继建州女真首领王杲被明朝处决之后，海西女真哈达部首领王台